

# 淪陷區歷險記 (上)

詹世驍

(本文另有插圖刊第138頁)

## 政情展覽印象深刻

民國三十年(一九四一)冬，我在浙江省政府民政廳擔任視察，奉派代表民政廳參加義烏縣行政會議。義烏舊屬金華府，亦為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區所屬之一縣，行政督察專員李楚狂先生以主管長官身份，蒞臨指導。

民國三十一年春，日寇竄擾，寧波、紹興所屬各縣多已淪陷，錢塘江南岸的蕭山、諸暨兩縣亦陷敵手；義烏縣已臨第一線與敵對峙，敵機時來空襲騷擾，縣政府已被炸毀，改在一處民間祠堂辦公。在會議場中，第一次和李楚狂專員見面，但見其人敦厚樸實，平易近人，諒然長者之風。李楚狂先生當時係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監察委員，曾任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辦公廳主任，轉任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後，曾在民國三十一年二月間，在金華舉行轄區各縣政情展覽會，將各地行政措施，以統計圖表、數字一一羅列，使參觀者能在短促的時間內，獲得一個綜合的概念，實為當時從政者之創舉。我曾奉民政廳廳長阮毅成之命，前往參觀，留有深刻的印象，但並未與李楚狂專員見面。嗣後亦無接觸，這次因同席開會，睹其言論手采，儘多過人之處，而愛國愛民之忱溢於言

表，不禁深致欽佩。散會後，閒談中獲知，李楚狂先生平素對地方建設，最為重視，曾赴鄒平、定縣、青島等地考察，故對基層行政之利弊得失，知之甚詳，私忖地方上有此循良長官為民造福，實為一方之幸。會後握別，彼此亦再無聯絡。

## 就任專員公署秘書

民國三十一年二月間，我正在方若紹常公祠民政廳辦公，阮毅成廳長忽然找我談話，他說金華李楚狂專員跟他商量，要我到專員公署去擔任秘書，與原任錢壽庚兄對調，錢係中央政校大學部第四期畢業，浙江宣平縣人，曾任蘭谿縣政府科長，區、縣兩級行政經驗均有，但未在省政府做過事，頗欲換一個崗位，藉增閱歷。我則亦曾在瑞安縣政府擔任過民政科科長，當時在民政廳任事，對於省、縣兩級行政亦略有所知，但無區級經驗，能有此機會對調，彼此均能各補所闕，亦可說各得其所。但我與李楚狂僅在義烏有一面之識，而專員公署也只有一个秘書，算是一個幕僚長的職位，彼此相知不深，能否適應，甚感忐忑。且專員照例兼任區保安司令，其幕僚中，除副司令一人而外，還有參謀、副官、軍法官等職員，機關雖不太大，但文武官員俱全，我則純粹文人

出身，對軍事可說一竅不通，金華又為當時第三戰區之重鎮，大軍雲集，軍事需求，也要專員公署督導各縣辦理，能否勝任，亦甚感惶恐。

我當將此種心情，向阮毅成先生報告，他說：「我原也不願意你離開，但李楚狂專員非常希望你去，語至懇切，他是我的好友，我亦深知其為人，他既誠意相邀，必可相處。至於對事，他在義烏縣政府開會時，對你的表現，甚為讚許，他既深信你可勝任，你就不必惶恐。我既答應你去，自然也相信你非不舞之鶴。關於你個人部份，那就要你自己考慮了。」

我說：「我現在尚無家累，行動簡捷，並無太多顧慮，惟錢壽庚兄誼屬同學，不能因我而使他去職，如錢亦樂於對調，我可允前去。」阮毅成先生說：「錢是我的學生，他也甚願意來此服務。」談到此地，已成定局，隨後李楚狂專員又直接來邀，我也就前去金華到職了。

## 責重任鉅如臨深淵

到職後，李楚狂先生與我做了一次長談，他說：「現在浙西暨寧、紹興各縣多已淪陷，金華已面臨前線，為第三戰區之屏障，層峯指示必須堅守金華、蘭谿，以遏阻敵寇流竄，並保衛衢州

外 中 雜 誌

機場之安全，故金華、蘭谿一帶，大軍雲集，不但要經常供應駐軍的補給，還要徵集大量建材，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，佈置正確的情報網，供軍事當局的參考。此外征兵、征糧以及維持地方的安定，鼓勵民衆努力生產，充實抗戰力量，亦爲當務之急。我個人大部份時間，須花在對外應方面；公署內部工作，以及對所屬各縣之工作督導，勢須備勞閣下了。「言畢，即將他的私章交給我，一般事務要我全權處理。

我深感責任綦重，不勝冰淵之懼。更覺得僅有一面之識的長官，在我一到職便毫不考慮的推心置腹，委以重任，使我頓生知遇之感，便不得不竭盡鴛鴦，力圖報稱。當時署內的同事有：保安副司令蔡一鳴（司令係由專員兼任），永嘉人，後出任武義縣長。第一科長楊子達（明），慶元人，後當選浙江省參議員，現在臺。第二科長宗福芝，義烏人。第三科長張天擇，臺州人。視察有三人，楊蔭漁（振），安徽人，後任武義、金華等縣縣長。徐葆松（國楨），蘭谿人，後任湯溪縣長。技正周昌育，義烏人。人事管理員汪茂才，臺州人，會計龐大來，杭州人。中校參謀宣威，諸暨人。少校參謀蔣傑，諸暨人。軍法官盧冰深，黃岩人。副官二人，李自強、唐兆銘均係杭州人。各科有科員辦事員各二、三人，書記三人，可說是文武俱備，各種職位皆全。所轄九縣中（金華府舊屬八縣，後新增磐安一縣，金華淪陷後，省府又將原屬第十區之宣平縣，劃歸四區管轄，計爲十縣。）金華縣長許學彬、蘭谿縣長徐志道、永康縣長沈濤、義烏縣長章松年、浦江縣長金平

歐、武義縣長葉文、湯溪縣長許樹棠、東陽縣長錢謨、磐安縣長蔡忠均係軍政資深，學驗俱豐之士。我當時以二十幾歲藉藉無名之青年，必須要在短時間之內，與內外有關人員互相了解，然後各事始可推行順利，才能分擔專員部份憂勞。因此必須加倍努力，方可樹立良好形象。

我的前任錢壽庚兄，學養俱豐，爲人敦厚而略嫌軟弱，在工作上稍遇阻力，便也不加過問。但在戰時，有許多事，有絕對的時間性，不容稍緩。我欲矯此缺失，但又不能操之過急，總期事通人和，如何才能達此境界，確是煞費周章。好在李楚狂先生任我放手去做，絕對不加干預，在過了一段時間以後，便也漸無罣礙了。

### 倉皇辭廟刻骨銘心

金華、蘭谿地區，在當時係第三戰區的前線重鎮，原定計劃必須堅守，一時大軍雲集，主力爲第四十九軍，軍長王鐵漢將軍，東北人，九一八事變時任團長，駐在瀋陽北大營，爲抵抗日軍最早的軍人，抗戰勝利後，任遼寧省政府主席，現在臺。王將軍同時兼任金蘭警備司令，參謀長林萬生，亦係東北人，來臺後於前年病逝。另七十九及六十三兩師均部署在金華外圍各地。地方政府爲配合軍事需要，發動民衆，征集建材，構築防禦工事，竭盡所有人力、物力，以從事堅守之準備。

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午夜，因美軍飛機自太平洋上黃蜂號航空母艦上起飛，轟炸日本後，回程在金華後方之衢州機場降落，當時極度保密

。轟炸後之翌日，羅斯福總統在美宣佈，此批飛機來自「香格里拉」（意即來自仙境），並謂以後當再繼續轟炸。日寇極爲恐慌，偵知當時近海之最大飛機場即爲衢州，故於三十一年五月調集大軍，一路順浙贛鐵路，直撲金蘭。一路由諸暨循公路進犯東陽、永康做側面夾擊。我軍事當局，根據以空閒換取時間之基本戰略，不欲將大軍投入一點，做無謂的犧牲，決定放棄金蘭，另做有利部署。

此一突然轉變，立即引起極大震撼。國軍逐步後撤，地方機關及團隊亦不得不撤至鄉區，準備長期抵抗。而日軍地面部隊咄咄進逼，敵機亦日夜轟炸，老百姓則收拾細軟，拋棄家園，扶老攜幼，倉皇逃難，其緊張、淒慘、辛酸情況，真非筆墨所能形容。這時的浙江省政府也自方岩分兩路，一路循永康、武義、宣平、松陽路線撤往雲和。另一路由永康、縉雲、麗水往雲和。

李楚狂先生也奉到省府命令，率同保安隊將專員公署撤往武義與宣平兩縣之間的下場、俞源一帶扼守，破壞道路，力阻日敵跟進。我們在撤退當天，正面來犯的敵軍已迫近金華縣城不及三十華里，兩側面的敵軍已過永康及武義縣境，正往金華進發，我們在電話中，已聽到敵軍講話的聲音了。李楚狂先生見時已急迫，乃召集金華縣長許學彬、警察局長蔣一鳴（政大第五期畢業，後任金華縣長）、縣黨部書記長錢震（伯起，政大第六期畢業，後任縉雲、黃岩等縣縣長，來臺後曾任中央日報副社長、中華日報社長、董事長，現任大華晚報董事長）以及副司令蔡一鳴及我等

商討最後的部署以及撤退後應辦事項。散會後天已將黑，專員公署一部份職員及眷屬已先行撤退。迨至深夜，李楚狂先生、蔡副司令及我連同保安隊一中隊出南門，趨向鄭宅方向行進，回顧城內，若干軍事設施，以及足資敵用的設備均已起火。一步一回頭，但見火光愈來愈大，大家雖然默默不發一語，但心中的悲憤，在每一個人的臉上都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，這種「倉皇辭廟」的心情，使人刻骨銘心，終身難忘。

### 逃返陷區找到電臺

行行復行行，漸漸離開金華縣城已有十餘華里，李楚狂先生忽然想起無線電臺是否已安全撤離，雖然我們在離開縣城之前，已經通知臺長胡維世(山西人)從速撤退，約在鄭宅會合；然後一同前往俞源。電臺爲了避免敵機轟炸，平時即設在離城數里之一小村中，現在敵軍兩路進犯，漸漸合圍，該臺能否及時撤出，至堪憂慮。而今後從事游擊，大路均被敵軍封鎖，本署與省府及各縣之聯絡通訊，端賴此獨一無二之無線電臺，而胡臺長之妻係金華本地人，剛生一子，猶在襁褓之中，或將猶疑，不及撤退，亦未可知。李楚狂先生環顧左右，只有蔡副司令與我兩人，蔡爲副司令，此後軍事方面之策劃佈署，暨協助兼司令發號施令，不可一時或離。而電臺又如此重要，必須尋獲隨行，身邊又無其他人員可供派遣，楚狂先生籌思至再，不得不要我做此一行。我自思在此種情況之下，亦屬義不容辭。雖明知返身面敵，危險殊甚，亦毫未猶疑，領命前往。楚狂先生問

我，要帶幾個人去，我說有一個人即可，蓋敵軍兇焰方張，雖大軍亦不能遏阻，人多目標顯著，行動反多不便。有一人隨行，萬一遭遇不幸，如非兩人皆亡，還有一個人可以報信。乃在保安隊中選一名金華縣籍的士兵錢強與我偕行，楚狂先生仍照原定計劃前進，約好在俞源見面。

我與錢強同往北走，錢係本地人，地形熟習，我們避開大路，雖較曲折難行，但遇敵的危險亦較小，有時忽然聽到槍炮聲，或是人馬嘈雜，我們便暫時隱避在小坵之後，或是密林之中，等到人聲去遠，我們再繼續前進，如此走走停停，等到進了那個小村，天已黎明了。果見胡臺長仍未啟程，另一報務員亦係金華人，大家正在猶豫，欲進恐遭遇危險，欲留又恐違令遭受處罰，而胡臺長之妻，則更留戀故土，對於離鄉背井，舉目無親之生活，甚爲惶恐。見我等前來，意外驚喜，詢知專員公署已經後撤，前途如何，不可逆料，故疑慮未釋，不免踟躕。我當曉以大義，告以此番全民抗戰，關係整個國家興亡，勝則永遠屹立世界，敗則子孫永做牛馬，個人生死只好置之度外。何況，此時此地，無線電臺已成稀有珍物，留在陷區，則懷璧其罪，危險更大，可能因此喪生。如加以毀棄，則你等除收報、發報技術外，別無所長，謀生亦甚不易，來日生活艱難，不卜可知。專員有鑑於此，在公的方面，電臺不可缺少；在私的方面，也想到你們處境的艱險，所以才叫我冒險前來，希望你們立刻就跟我走，追上專員公署，共同從事抗敵奮鬥。此後我們同甘苦、共患難，時已迫急，勿再猶豫了。

他們考慮了一會兒，便決定跟我同去，但敵踪去此非遙，白天趕路甚爲危險，必須等到天黑才可成行。我就叫他們立刻準備行裝，我和錢強則飽餐一頓之後，睡了一個大覺(蓋前晚整夜折騰，甚感困倦也)。迨至傍晚，我們準備停當，開始上路。這回氣勢非凡，跟來時不一樣了。蓋電臺編制，有臺長一人、報務員一人、搖機兵二人(當時用手搖發電機發報)，加上臺長及報務員之妻二人，另一爲臺長之子，連同我和錢強，大小計有九人之多，走在鄉間羊腸小徑之上，自不能擠成一團。我當時加以編組，派錢強爲尖兵，先走五百公尺，另派一搖機兵爲斷後，落後五百公尺，我們魚貫走在中間。前後如發現有可疑情況，立即以手電筒回照示警，我們就可隨時疏散在隱蔽之處，等到明白真實情形，然後再行前進。好在此時金華本籍的人多了，問路比較方便，這樣走到距金華縣城西南三十華里的鄭宅，找了一家民宅暫時借宿，等打探到專員的確實行踪，再行前往集合。

### 抄山徑再逃出金華

我們在往鄭宅的途中，發現所謂的「可疑情況」，往往是前線潰退下來落伍的散兵。三三兩兩，有的徒手，有的攜帶步槍或是手榴彈。他們多非浙籍人士，口音不對，單獨行走非常危險，不是搶人財物，就是被人繳械，甚至被人打死。而我們遇到了這種人，也非常害怕和頭痛，真正是鬼怕人，人亦怕鬼。我們一行九人之中，除了婦孺之外，男丁只有六人，電臺人員無武器，只

中外雜誌

錢強一人有一隻木殼槍(俗稱盒子砲)，我則於金華撤退隨行之前，由李楚狂先生配給我一隻白郎寧手槍和法幣二千元，以備萬一時使用。這時，光怕也解決不了問題，只好硬起頭皮，自己表明我們是金華區保安司令部的部屬，他們看我們人數不少，再看除了電臺及隨身衣物以外，似乎也沒有什麼值錢之物。我們又說我們司令帶了部隊，就在前面不遠，他們也就沒有打我們的主意，只要求和我們隨行，等到了前面，再想法子去趕上他們原部隊歸還建制。

我衡量當時情況，不答應也不行，翻了臉更壞。只約好沿途不得騷擾老百姓，食宿由我們負責。等到了鄭宅，一共增加了七個人，其中五個人有槍，兩個人徒手，於是我們這一夥就由九個人，變為十六個人了。

我們在鄭宅剛剛住定，突然徐葆松兄(國楨)找了過來，兩人相見，不禁大喜。徐葆松係專員公署視察，蘭谿人，浙江大學農學院畢業，兼管金華城郊專員公署附設的民生農場。場內有農夫二十餘人，均係徐的小同鄉，在金華撤退之前，也通知他們趕往鄭宅會合，他們從小路趕到，得知專員已經過去，湯溪和武義已陷敵手，他們不敢貿然前進，萬一遇到敵軍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正在徬徨無主，忽聽人說我也到了鄭宅，大喜過望，急忙找來，共商行止。

農場內養有山羊十幾隻，農夫們捨不得丟棄，一起帶來，行走自然很慢，因此失去了與專員會合的時機，由此也可以看得出中國農民天性之淳厚。我和徐正在商談間，忽然金華縣黨部書記

錢伯起兄(震)和他的未婚夫人朱大文小姐，還有正報社社長陳子彬兄(文)(浙江永嘉人，中央政校第一期畢業)也到了鄭宅，我們見面了，大家都還沒有吃飯，子彬兄索性豪邁而樂觀，看到羊，連說：「有趣、有趣，口福不淺。」

要我宰羊下酒，我與葆松兄商量後立即照辦，等到酒溫肉熟，大夥兒興高采烈，高唱抗戰歌曲，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……」豪情洋溢，逸興濤飛，所有人員，包括農夫、散兵、電臺和報社員工在內，無不壯懷激烈，願與日寇拚一死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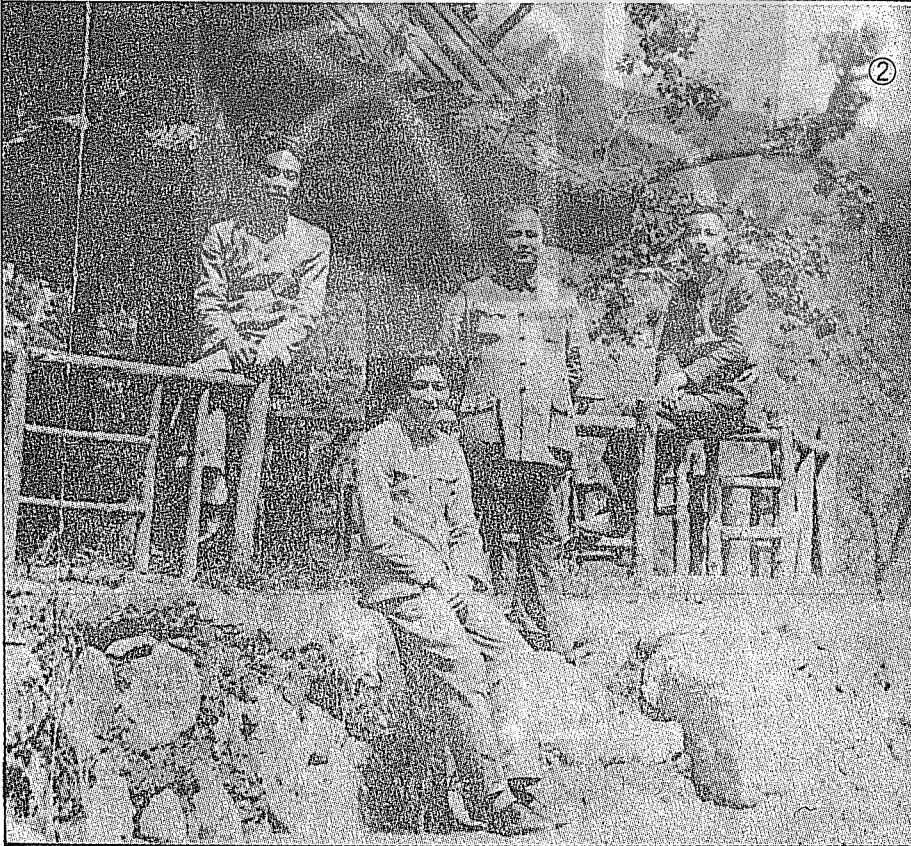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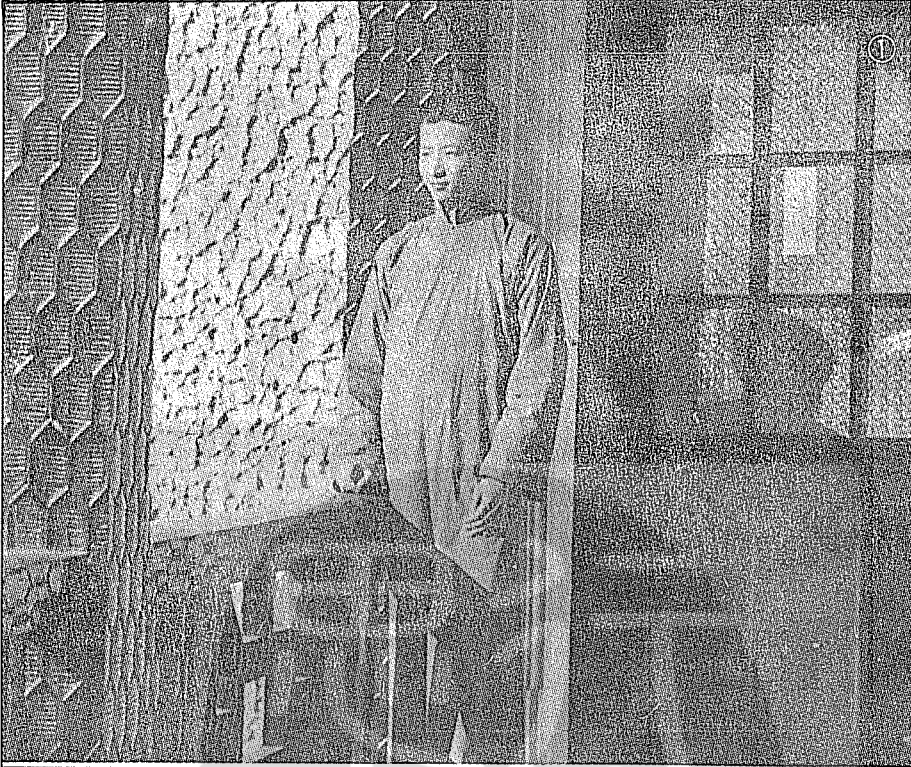
餐後，陳子彬兄等說須寅夜再走，我勸他們暫宿一宵，與我們在一起，較為安全，因我們尚有長、短大小槍枝七桿，普通宵小，尚不敢輕動也。他們以鄭宅離敵太近，不太保險，乃與伯起兄暨報社同仁等又再前進十里，在地名「七間屋」的地方歇腳；孰料當夜即遭匪人搶劫，翌晨即派人專足前來找我，希與同行。

我們以廉價將羊隻全數售予當地住民，所得價款分配給隨行人各人。方欲起程，突然又來大批自金華城內逃出來的難民，昨晚亦宿在鄭宅，聽說我們係金華專署人員，要求隨行，俾免沿途遭劫。他們多數扶老攜幼，肩挑細軟，行動自難快速，大隊成行，目標更加顯著，設有空襲，必感困難。但此輩善良百姓，為避免異族蹂躪，不得不拋棄家園，另謀安身之處，於情於理，亦不忍峻拒；乃告以我等係第四區專署職員，依法不得棄職出界，隨行只能到湯溪為止，過此即無法照顧。

他們亦明白此種道理，但在此種離亂情形之下，也只好走得一步算一步了。於是我們浩浩蕩蕩，到七間屋會合了陳子彬兄等，再向前進發。一路上翻山越嶺，時走時停，而追來跟隨的難民也越來越多。

鄉村中人烟稀少，有錢也不易買到食物，到了肚飢的時候，還得想法子找到當地的保甲長，替這麼多人解決吃飯問題。這種情景，使人想起了三國演義上「劉備敗走長坂坡」的一段，亂時流離，生靈塗炭，古今如出一轍。等走到了一個山嶺的高頂，陳子彬兄忽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們雖然撤退得很狼狽，但敵人總未能全面佔有我們的土地，我們還有活路可走；只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我們只要堅持抗戰到底，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。」他這種豪情壯志，不但激勵了我們的團志，也使跟隨的難民忘記了痛苦。他不愧為報界先進，宣傳老手，這幾句話，真正鼓舞了民心和士氣。

訂購「中外雜誌」贈送親友  
是最高級的禮品，他(她)  
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。全年  
新臺幣捌佰伍拾元，國外全  
年美金貳拾捌元，航空另加  
郵費。



①「淪陷區歷險記」作者詹世驄在金華留影。②詹世驄與李楚狂(中)合影。(文見113頁)